

戲劇界殿堂級人物鍾景輝(55-57崇基英文)已與舞台結緣60年，他在崇基雖只得短短兩年半的校園生活，卻仍少不了戲劇裏悲歡離合的演繹。

鍾景輝

竹棚演戲憶中大



今期「友問友答」有請我們的King Sir

問：為甚麼會有King Sir這麼一個富「皇者氣派」的稱呼？

鍾：「King」是我到美國留學後才叫的名字。在港我原沒有英文名，同學問怎樣稱呼我，我在音譯King或Fai之間讓他們二擇一，結果他們選了King，就這樣開始一叫幾十年。

問：中大校園生活最令你懷念的是甚麼？

鍾：當年中大最令人懷念的是老師與同學間那種融洽的關係和親厚感情。當年同學人數不多，英文系同學的總數僅十餘，全校也不過幾百人，關係自然特別密切，無論同級同系或不同屆別的同学，幾十年來，至今仍有聯絡。

問：當年師生關係如何？

鍾：學校位於市郊，師生上課難免

要舟車勞頓，但卻無損大家的感情。我還記得來自不同中學的同學升讀中大後，無分彼此，很快便成立「壹社」，參與學生活動。而老師對同學也愛護有加，當年英文系的老師Mr Brown更特別為我赴美升學而寫了封介紹信，使我得以順利升學。

問：當年母校戲劇活動的情況又是怎樣的？

鍾：我參加了崇基劇社，當年與同學一起搞戲，可謂畢生難忘。55年為慶祝聖誕而演出獨幕劇《幽會》；56年演出較完整的三幕劇《危險的角落》；57年演出《藕斷絲連》等。還記得當年尚未有大會堂，《危險的角落》便在窩打老道的一個籃球場搭竹棚演出，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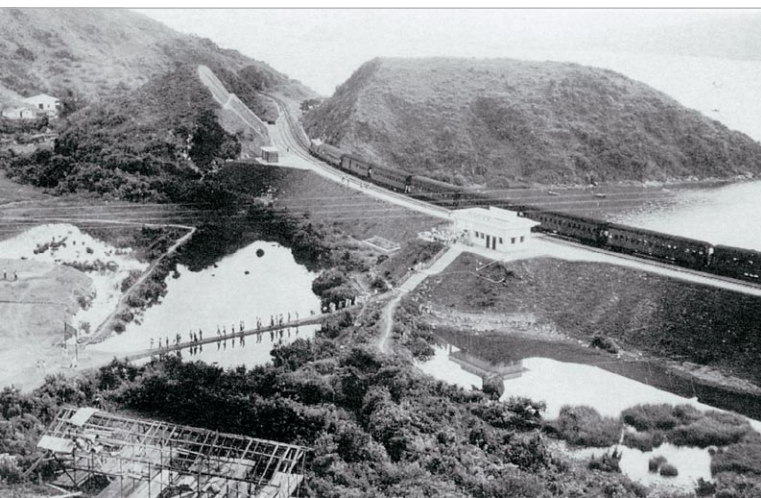
眾反應熱烈。竹棚以外，我們多借場地演出，有時更會在飯堂演戲！

問：同學演戲，怎樣籌措經費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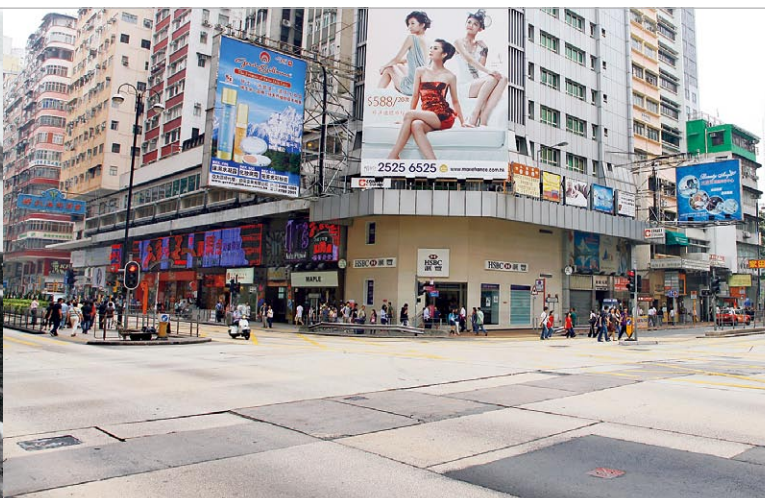
鍾：我們都為興趣演戲，只要演得高興，同學也不計較。門票收入以外，我們還會找「演出顧問」「出血」贊助；如有盈餘，同學也不外吃一頓飯而已，要求簡單，總之興趣為先。

問：離開中大後，透過戲劇，與母校還有沒有聯繫？

鍾：60年代初，我回港後曾任崇基校友會會長。73、74年間，我還曾為崇基校友會籌款，上演《專誠拜訪》，當年梁鳳儀(70崇基歷史，85教育學院中國文化研究)、殷巧兒(69聯合英文，72教育學院英文)也曾參與演出。



學校位於市郊，師生上課難免要舟車勞頓、攀山涉水。圖為當年的火車站鳥瞰圖。



高打老道青年會附近的籃球場（今已大廈林立），就是當年崇基劇社搭竹棚演出的場地。

問：對熱愛戲劇或舞台表演的大中校友或在學同學你有甚麼建議？

鍾：假如不把戲劇或文化藝術視為終身職業，實不必到演藝學院進修。不過，香港的確缺乏文化教育，與外國相比，像美、日，學生會被安排去聽音樂、欣賞舞蹈，讓他們自小已知道自己愛甚麼，並養成對某項藝術的興趣，不看，生活就像缺乏了甚麼似的。

不認識知名的音樂家、藝術家、劇作家及他們的作品對我們生活並無大礙，但若能懂得一點點文化藝術，便會使我們的人生增添不少姿采，正由於有不同的吸收，便會有不同感覺，人生也多點樂趣。

問：選看一齣電影、戲劇有沒有竅門？

鍾：看一齣戲劇或電影，不應只想

着自己希望看甚麼，而是要認真看看創作人或演出者希望傳遞甚麼信息，用了甚麼手法表達，表達得怎樣？好還是不好。當中並沒有對錯，而只有「好」與「不好」，切忌抱着「嘿！那不是我想看的……」的心態來看一套作品。

我便曾一天看5套電影，惟有這樣，才會知道「差」的電影是如何差勁，「好」的又怎樣出色。累積欣賞的經驗，從而提升了鑑賞的能力和水平，選看電影、戲劇也愈來愈準確。

問：戲劇以至演藝事業為你帶來怎樣的精采？

鍾：戲劇讓我透過舞台演出與觀眾直接接觸，現場的反應給我電影電視所沒有的滿足感。幾十年來的舞台體驗也讓我對人生中生老病死的歷程有很多警示，就像《相約星期二》一

劇中，師生談論婚姻、養兒育女、死亡等人生議題，便總有一項會戳中我們的感動神經，引發共鳴，可別忘記，劇中老師的生命也日漸枯萎，現身說法，更令人深有領會。

這類發人深省的戲劇不但精采，也很有意義，實在應5年便重演一次，人生警示，承傳下去。

問：哪一齣戲劇的情節最與現實的人生相似？

鍾：沒有一齣戲的情節能與人生完全相似。每一齣戲，故事各有不同，某套戲某個情節或較寫實，能引發觀眾產生共鳴，才有機會被視為與人生相似，像《推銷員之死》中，那些望子成龍或不惜犧牲，也要保存房子的情節，便與現實人生頗為相近。📺

後記

「很令人懷念」

與King Sir一起回憶中大往事，說時他總是輕描淡寫，毫無戲劇性可言，只是師生間的親厚感情，卻細水長流，流過逾半個世紀的時間長河，歷歷浮現在我眼前。

飲水思源，自中學已希望到外地讀戲劇的King Sir同樣忘不了中大在英語、文學等方面對他的幫助。「很令人懷念」相信不僅是他對校園生活的感覺，也是他對中大的感銘。